

总 序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

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义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心魂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

问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

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会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

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 21 世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粵丹裁 粵裁

[illegible][illegible]

致 谢

这本著作所欠文债最多者,莫过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安朱·拉戈(Anselm R. Lugo)。是他,不仅长期引领我将最初的断想发育成明晰的思考,而且不厌其烦地多次修改了论文的初稿。作为我今生的恩师和挚友,他自1957年以来一直不断给予我各种研究机会,勉励我应当为自己的民族承担学术重任。

我的妻子林盘瑛,倾其心血襄助我的学业——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全部是她在为家庭生计劳作的同时在电脑上输入、编纂出来的。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生活是极为清苦的,没有她的理解、操持和工作,这篇著作是很难完成的。

我的同学和朋友卡罗斯·雅克(Carlos J. A. Jacques)的情谊弥足珍贵,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学习英语,并与我每周一次在渥太华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深夜讨论哲学、人生和世界,使我多方面地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面貌。当然还有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我的另外一位同学,是他从一开始就忠告我:应当从第一年的博士课程起,便开始思考和准备自己最后的学位论文。

此外,我得对英美世界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威廉姆·椎伊

(宰圣建)阅读并表示由衷的谢意,是他劝退我试图在第一年选修他的历史哲学讨论课——那看上去有些不知深浅,而代之以慷慨的建议:每周一次为我逐字逐句地修改英文哲学学习作。还有我系法裔科学哲学教授让·勒胡(让·勒胡)曾仔细阅读了本书的上篇,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当然,还有他1985年冬季学期的科学哲学讨论课使我对法国科学哲学的眼界一下子“戴上了一副新的眼镜”。

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我桌子上乱七八糟的论文写作尽早消失,因为那时他虽然还在上小学,但是已经看出妈妈之所以要做繁重的体力活儿来养活全家,全都是因为我执意要完成一个使全家连迪斯尼世界都不能去的什么“博士”学位。

将本书从英文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在将近四年的译、改过程中,没有我的干女儿漆晓梅的输入、编辑工作和生活照料,我在兰州大学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下大约很难完成这本著作的文字工作。是她不分日夜的工作,使我最终能将这本著作奉献给读者。

没有我外甥女李浩虹每天两顿的“盛宴”,我不会挤出大量的“做饭”时间,来思考和午休。本书写作的后勤工作,没有她的付出,真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我在兰州大学的年轻同事陈声柏副教授和石福祁讲师曾仔细阅读了本书的中文初稿,提出了从文字到文意方面的许多修改意见,使我获益匪浅。

我的学生王策、张悦、张立静和胡百涛曾仔细地校改过本书的文字,我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最后校定是由我的学生和朋友刘丰完成的 ,在此感谢他的理解和厚意。

多年的好友邓晓芒教授为此书的出版曾想方设法 ,虽然没有成功 ,我仍然对他百忙之中的真情厚意表示谢意。

最后 ,此书若没有我在加拿大认识的老友张汝伦教授的鼎力襄助 ,本书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与国内读者见面。他对拙作的大力举荐 ,使我热泪盈眶 ,想不出任何感谢的话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宋慧曾女士、杨承_兹先生的耐心和认真 ,使拙作最终可以尽快问世——怎么说呢？我学术上最重要的工作几乎都是在上海成就的。我真心地感谢他们。

所有的致谢 ,都是感恩。我自知今生无法偿还这些恩惠 ,只能永远铭记。

英文缩写表

[illegible]

目 录

导言	员
上编：库恩思想的缘起与变迁	
第一章 库恩的认识论危机与“不可通约性” 观念的浮现	圆
第二章 从概念系统到思维规范	源
第三章 规范、范式、还是学科基质？	苑
第四章 从历史的规范到逻辑经验主义	怨
第五章 库恩的“语言分析转向”	员苑
第六章 从科学的社会学、心理学到科学的解释学	员怨
第七章 多可能世界、翻译与专业辞典	员圆

第八章 对库恩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

圆园

下编：反思库恩思想的变迁

编序：重返“不可通约性”

圆缘

第九章 历史、解释学与顿悟

圆怨

第十章 哲学分析的困境

圆愿

第十一章 科学教育的局限

圆园

第十二章 科学信念的价值

猿远

第十三章 规范和不可通约性

猿怨

第十四章 两种解释学

猿园

第十五章 理解与交流

源缘

附录一

源园

附录二

源缘

参考文献

源愿

后记

源猿

惺惺栽栽

粵月錄 粵月錄

粵兒云蠶宰蕪稅項陳醞未盡裁

蘊裁韻云粵月味灰隕裁韻羣

陈树德等主编

孕 辱 穢 陨 韵 土 运 隸 攢 悅 隸 旱 旱 灾 灋 曾 圣

员 运录撰录 奏稿引 道署自 刑部并 出 留禁禁 阅 留禁禁 曾 寒 此禁 官 案 译 理
遭 金 赠

[illegible]

猿 孕 𧢲 𧢳 𧢴 𧢵 𧢶 𧢷 𧢸 𧢹 𧣀 𧣁 𧣂 𧣃 𧣄 𧣅 𧣆 𧣇 𧣈 𧣉 𧣊 𧣋 𧣌 𧣍 𧣎 𧣏 𧣐 𧣑 𧣒 𧣓 𧣔 𧣕 𧣖 𧣗 𧣘 𧣙 𧣚 𧣛 𧣜 𧣝 𧣞 𧣟 𧣠 𧣡 𧣢 𧣣 𧣤 𧣥 𧣦 𧣧 𧣨 𧣩 𧣪 𧣫 𧣬 𧣭 𧣮 𧣯 𧣰 𧣱 𧣲 𧣳 𧣴 𧣵 𧣶 𧣷 𧣸 𧣹 𧣺 𧣻 𧣼 𧣽 𧣾 𧣿 𧤀 𧤁 𧤂 𧤃 𧤄 𧤅 𧤆 𧤇 𧤈 𧤉 𧤊 𧤋 𧤌 𧤍 𧤎 𧤏 𧤐 𧤑 𧤒 𧤓 𧤔 𧤕 𧤖 𧤗 𧤘 𧤙 𧤚 𧤛 𧤜 𧤝 𧤞 𧤟 𧤠 𧤡 𧤢 𧤣 𧤤 𧤥 𧤦 𧤧 𧤨 𧤩 𧤪 𧤫 𧤬 𧤭 𧤮 𧤯 𧤰 𧤱 𧤲 𧤳 𧤴 𧤵 𧤶 𧤷 𧤸 𧤹 𧤺 𧤻 𧤼 𧤽 𧤾 𧤿 𧥀 𧥁 𧥂 𧥃 𧥄 𧥅 𧥆 𧥇 𧥈 𧥉 𧥊 𧥋 𧥌 𧥍 𧥎 𧥏 𧥐 𧥑 𧥒 𧥓 𧥔 𧥕 𧥖 𧥗 𧥘 𧥙 𧥚 𧥛 𧥜 𧥝 𧥞 𧥟 𧥠 𧥡 𧥢 𧥣 𧥤 𧥥 𧥦 𧥧 𧥨 𧥩 𧥪 𧥫 𧥬 𧥭 𧥮 𧥯 𧥰 𧥱 𧥲 𧥳 𧥴 𧥵 𧥶 𧥷 𧥸 𧥹 𧥺 𧥻 𧥼 𧥽 𧥾 𧥿 𧦀 𧦁 𧦂 𧦃 𧦄 𧦅 𧦆 𧦇 𧦈 𧦉 𧦊 𧦋 𧦌 𧦍 𧦎 𧦏 𧦐 𧦑 𧦒 𧦓 𧦔 𧦕 𧦖 𧦗 𧦘 𧦙 𧦚 𧦛 𧦜 𧦝 𧦞 𧦟 𧦠 𧦡 𧦢 𧦣 𧦤 𧦥 𧦦 𧦧 𧦨 𧦩 𧦪 𧦫 𧦬 𧦭 𧦮 𧦯 𧦰 𧦱 𧦲 𧦳 𧦴 𧦵 𧦶 𧦷 𧦸 𧦹 𧦺 𧦻 𧦼 𧦽 𧦾 𧦿 𧧀 𧧁 𧧂 𧧃 𧧄 𧧅 𧧆 𧧇 𧧈 𧧉 𧧊 𧧋 𧧌 𧧍 𧧎 𧧏 𧧐 𧧑 𧧒 𧧓 𧧔 𧧕 𧧖 𧧗 𧧘 𧧙 𧧚 𧧛 𧧜 𧧝 𧧞 𧧟 𧧠 𧧡 𧧢 𧧣 𧧤 𧧥 𧧦 𧧧 𧧨 𧧩 𧧪 𧧫 𧧬 𧧭 𧧮 𧧯 𧧰 𧧱 𧧲 𧧳 𧧴 𧧵 𧧶 𧧷 𧧸 𧧹 𧧺 𧧻 𧧼 𧧽 𧧾 𧧿 𧨀 𧨁 𧨂 𧨃 𧨄 𧨅 𧨆 𧨇 𧨈 𧨉 𧨊 𧨋 𧨌 𧨍 𧨎 𧨏 𧨐 𧨑 𧨒 𧨓 𧨔 𧨕 𧨖 𧨗 𧨘 𧨙 𧨚 𧨛 𧨜 𧨝 𧨞 𧨟 𧨠 𧨡 𧨢 𧨣 𧨤 𧨥 𧨦 𧨧 𧨨 𧨩 𧨪 𧨫 𧨬 𧨭 𧨮 𧨯 𧨰 𧨱 𧨲 𧨳 𧨴 𧨵 𧨶 𧨷 𧨸 𧨹 𧨺 𧨻 𧨼 𧨽 𧨾 𧨿 𧩀 𧩁 𧩂 𧩃 𧩄 𧩅 𧩆 𧩇 𧩈 𧩉 𧩊 𧩋 𧩌 𧩍 𧩎 𧩏 𧩐 𧩑 𧩒 𧩓 𧩔 𧩕 𧩖 𧩗 𧩘 𧩙 𧩚 𧩛 𧩜 𧩝 𧩞 𧩟 𧩠 𧩡 𧩢 𧩣 𧩤 𧩥 𧩦 𧩧 𧩨 𧩩 𧩪 𧩫 𧩬 𧩭 𧩮 𧩯 𧩰 𧩱 𧩲 𧩳 𧩴 𧩵 𧩶 𧩷 𧩸 𧩹 𧩺 𧩻 𧩼 𧩽 𧩾 𧩿 𧪀 𧪁 𧪂 𧪃 𧪄 𧪅 𧪆 𧪇 𧪈 𧪉 𧪊 𧪋 𧪌 𧪍 𧪎 𧪏 𧪐 𧪑 𧪒 𧪓 𧪔 𧪕 𧪖 𧪗 𧪘 𧪙 𧪚 𧪛 𧪜 𧪝 𧪞 𧪟 𧪠 𧪡 𧪢 𧪣 𧪤 𧪥 𧪦 𧪧 𧪨 𧪩 𧪪 𧪫 𧪬 𧪭 𧪮 𧪯 𧪰 𧪱 𧪲 𧪳 𧪴 𧪵 𧪶 𧪷 𧪸 𧪹 𧪺 𧪻 𧪼 𧪽 𧪾 𧪿 𧫀 𧫁 𧫂 𧫃 𧫄 𧫅 𧫆 𧫇 𧫈 𧫉 𧫊 𧫋 𧫌 𧫍 𧫎 𧫏 𧫐 𧫑 𧫒 𧫓 𧫔 𧫕 𧫖 𧫗 𧫘 𧫙 𧫚 𧫛 𧫜 𧫝 𧫞 𧫟 𧫠 𧫡 𧫢 𧫣 𧫤 𧫥 𧫦 𧫧 𧫨 𧫩 𧫪 𧫫 𧫬 𧫭 𧫮 𧫯 𧫰 𧫱 𧫲 𧫳 𧫴 𧫵 𧫶 𧫷 𧫸 𧫹 𧫺 𧫻 𧫼 𧫽 𧫾 𧫿 𧬀 𧬁 𧬂 𧬃 𧬄 𧬅 𧬆 𧬇 𧬈 𧬉 𧬊 𧬋 𧬌 𧬍 𧬎 𧬏 𧬐 𧬑 𧬒 𧬓 𧬔 𧬕 𧬖 𧬗 𧬘 𧬙 𧬚 𧬛 𧬜 𧬝 𧬞 𧬟 𧬠 𧬡 𧬢 𧬣 𧬤 𧬥 𧬦 𧬧 𧬨 𧬩 𧬪 𧬫 𧬬 𧬭 𧬮 𧬯 𧬰 𧬱 𧬲 𧬳 𧬴 𧬵 𧬶 𧬷 𧬸 𧬹 𧬺 𧬻 𧬼 𧬽 𧬾 𧬿 𧭀 𧭁 𧭂 𧭃 𧭄 𧭅 𧭆 𧭇 𧭈 𧭉 𧭊 𧭋 𧭌 𧭍 𧭎 𧭏 𧭐 𧭑 𧭒 𧭓 𧭔 𧭕 𧭖 𧭗 𧭘 𧭙 𧭚 𧭛 𧭜 𧭝 𧭞 𧭟 𧭠 𧭡 𧭢 𧭣 𧭤 𧭥 𧭦 𧭧 𧭨 𧭩 𧭪 𧭫 𧭬 𧭭 𧭮 𧭯 𧭰 𧭱 𧭲 𧭳 𧭴 𧭵 𧭶 𧭷 𧭸 𧭹 𧭺 𧭻 𧭼 𧭽 𧭾 𧭿 𧮀 𧮁 𧮂 𧮃 𧮄 𧮅 𧮆 𧮇 𧮈 𧮉 𧮊 𧮋 𧮌 𧮍 𧮎 𧮏 𧮐 𧮑 𧮒 𧮓 𧮔 𧮕 𧮖 𧮗 𧮘 𧮙 𧮚 𧮛 𧮜 𧮝 𧮞 𧮟 𧮠 𧮡 𧮢 𧮣 𧮤 𧮥 𧮦 𧮧 𧮨 𧮩 𧮪 𧮫 𧮬 𧮭 𧮮 𧮯 𧮰 𧮱 𧮲 𧮳 𧮴 𧮵 𧮶 𧮷 𧮸 𧮹 𧮺 𧮻 𧮼 𧮽 𧮾 𧮿 𧯀 𧯁 𧯂 𧯃 𧯄 𧯅 𧯆 𧯇 𧯈 𧯉 𧯊 𧯋 𧯌 𧯍 𧯎 𧯏 𧯐 𧯑 𧯒 𧯓 𧯔 𧯕 𧯖 𧯗 𧯘 𧯙 𧯚 𧯛 𧯜 𧯝 𧯞 𧯟 𧯠 𧯡 𧯢 𧯣 𧯤 𧯥 𧯦 𧯧 𧯨 𧯩

源云燥勻燥則鬱鬱則蒸蒸則燥燥則鬱鬱?

缘 运 禄 擢 德 昆 益 耀 裁 魁 仕

远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曠云燥

苑 驛 晉 龍 堂 燭 帳 劫 劫 聖 聖 蔡 樹 城 臺 龍 聖 聖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園栽藥蟲蜂麥粵藝蠶

罌 栽藥蘆薈燥桂枝煉藥燥土

● 栽藻穴栽藻寒月藻藻

員袁栽藥燥澤藻藻槽濼燥粍烘燥旱漢譯規舊齣贈

源栽燥云裁泽寒勻藻街藻藻藻

緣 哉 哉 演 職 界 早 蔡 樹 悅 燥 烏 德 畢 繼 繼 士

粵語語彙

月進進率別表(續)

导 言

托马斯·萨弥尔·库恩（1922年1月26日—2013年2月19日）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59年出版）一书于1959年在美国问世之后，其波及世界思想界的情势，一时间恰似“骤雨过，珍珠乱糝，打遍新荷”^{〔1〕}。

西方文化思想界具有权威评论地位的英国《泰晤士报文化副刊》（1960年12月12日出版），曾将这一著作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百部力作之一”。

确切地说，不但《结构》一书被西方思想界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而且库恩也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西方、乃至全世界学术思想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学家之一。

库恩1922年2月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六个月后，摇篮里的小库恩随父母移居纽约曼哈顿，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

库恩的父亲是一位在哈佛受过训练的水利工程师。他在读完一个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学士和硕士联读课程之后，于1942年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他